

□ 責
任
編
輯
：
黎
耀
強
□ 裝
幀
設
計
：
簡
雋
盈
□ 版
：
陳
美
連
□ 印
務
：
劉
漢
舉

威權的象徵： 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藏中國旗幟研究

Symbols of Authority:
Studies on the Chinese Flag Collection held by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London

□

編著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程美寶主編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 號
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寶華數碼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吉勝街 45 號勝景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

版次
2023 年 5 月初版
© 202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16 開 (254 mm × 190 mm)

□

ISBN：978-988-8809-87-5

目錄

前言（楊琪） / 2

導言：十七件織品的啟示（程美寶） / 4

Introduction: Lessons from Examining Seventeen
Textile Artifacts (May Bo CHING) / 9

鳴謝 / 16

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藏
中國旗幟基本情況（周瑤） / 17

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藏
中國旗幟的保養與修復（妮古拉·耶茨） / 27

從三角到長方龍旗：
清季水師旗式的演變（楊彥立） / 51

晚清海軍旗圖樣研究：
基於圖像資料的探討（吉辰） / 75

中英往來照會中的海軍旗幟（李文杰） / 97

清末海軍將旗研究（姜鳴） / 109

「十五仔的旗幟」：道光年間中英合作
打擊海盜行動及其歷史遺物（程美寶） / 131

真假軍旗：東和輪船被劫案與粵英聯合剿盜行動
（1924—1925）（朱志龍） / 159

英國皇家海軍在中國沿海的部署
（1841—1941）（鄺智文） / 173

從十三件藏品所見之鴉片戰爭至二戰期間
駐華英國海軍的歷史（亞倫·賈弗） / 193

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圖書館藏與
中國有關之文獻與手稿（斯圖亞特·布萊） / 225

當龍旗飄走之後：
民初的新國旗與新國體（趙立彬） / 239

前言

楊琪（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

這本圖文並茂的論文集，是 2018 年 12 月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威權的象徵：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藏中國旗幟」學術研討會的成果。是次研討會由本館委託香港城市大學程美寶教授統籌，並得到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和李孝悌主任的大力支持，使會議得以順利舉行，在此再次表示感謝。

這次會議和這部論文集，源於我們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和英國的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的合作項目。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成立於 1959 年，是廣東省內成立最早的專題性革命歷史類博物館。至 2018 年，本館下轄六個分館，包括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廣州起義紀念館、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紀念館、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舊址和琶洲塔。其中，廣州近代史博物館的原址是廣東諮議局，也就是清末辦新政的時候建立的一個議會機構。現在主要展示 1840—1949 年間廣州近代的歷史，主要功能包括收藏、展示、研究和社會教育。經過多年積累，該館在藏品、人才儲備上都有一定的基礎。本館下轄的另外幾個館，基本都是依託舊址建立，在這一點上與英國的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情況相若。

2016 年，由廣東省文化部門引薦，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向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提出合作意向，希望利用他們館藏的近代中國旗幟作為基礎，雙方進行館際合作。這批旗幟主要是在鴉片戰爭至民國初年於中國沿海地區獲取的，時間跨度較長，對於研究晚清和民國時期海事、海戰和中西交往的歷史，具有一定的意義。

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下屬的國家海事博物館，在世界上同類型博物館來說是規模最大、觀眾數量最多的。該館藏品豐富，在海事、海戰、研究、水下考古各方面，在國際上有很大的影響力。我們兩館間在某些領域方面有重疊的地方，雙方在藏品研究方面，有進一步合作的空間。經雙方系列商談，兩館在 2017 年達成合作備忘錄，合作時間至 2022 年 6 月止。在合作的過程中，我們多次到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考察交流，查找資料，參觀它的藏品、保藏情況以及文

物維護的技術等。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專業人員也到我館進行考察交流，正是雙方的密切配合、通力協作，項目得以順利進行。

在合作的過程中，我館成立由館長負總責的專題項目組，首先對旗幟資料進行基礎研究，同時走訪國內博物館調研相關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情況，時任副館長黎淑瑩主力推進，館員周瑤負責翻譯，館員楊彥立則承擔了項目組的絕大部分工作，各方面的聯絡溝通、資料整理翻譯、展覽策劃，都是由她負責的。在研究取得突破的同時，亦為我們培養年輕隊伍提供契機。

我們聘請了程美寶教授作為本項目的學術指導，把握學術方向，提升了項目水準。為了這次研討會，程美寶教授進行了將近一年的準備，專程到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和英國國家檔案館查找資料，邀請專家學者，主持本次學術研討會。也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對本次研討會的鼎力支持。

是次會議請來了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的三位館員，以及來自廣州、上海、澳門和香港的專家學者，連同本館兩名青年館員，在會上暢所欲言。他們在會後完成論文撰寫，再三修訂完善。同時，我們也得到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提供藏品圖片複製使用權，經過多方努力，成就了這本論文集。我們期望在此基礎上，兩館會有更多合作的可能，日後能進一步推動中英的文化交流，讓兩地人民能夠看到彼此的文物珍品。

導言：十七件織品的啟示

程美寶

教科書上的歷史，總是這樣告訴我們：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什麼事，原因經過結果影響如何，由是悶走了一批學生。

為了使教科書不那麼沉悶，教科書會加上插圖，插圖下有說明，往往用毫無疑問的語氣書寫，告訴你這是什麼。例如，不知從哪裏弄來一幅畫像，說這是宋帝昺，那是朱元璋。學生們聽着聽着，覺得無聊，也許會在畫像上塗鴉，給宋帝昺或朱元璋加撇鬍子，如此這般，就學完一課「歷史」。

為了不悶死學生，我們近年會讓學生走進博物館去體驗歷史。博物館的藏品標籤會告訴你這或那是什麼，幫你長知識，近年還流行舉辦各種「浸沉式」活動，讓你身同感受——你走進投影的宮殿背景，身上會自動披上一件虛擬的長袍馬褂，他當上貝勒，她成了格格。感覺很像，感覺就是。

問題往往就出在這個「是」字上。如果中小學教科書囿於程度和課綱要求而不得不用簡單的陳述句來說「是或不是」甚至「大是大非」的話，歷史學者們則有責任也有條件去懷疑一切的「是」，去為更多的「是」與「不是」查根究底，防止自己掉進自以為是的陷阱。

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藏十七件清代民國旗幟及織品，正好給我們一群歷史學者一個機會，從物品出發，重新思考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是與不是。這批以清代旗幟為主的中國織品（詳見周瑤整理表格），大多與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在中國爆發的戰爭或軍事衝突有關，所涉及的歷史事件耳熟能詳——第一、二次鴉片戰爭、十九世紀的華南海盜、太平天國、庚子事變，以及北伐前的地方軍事割據等。在這些戰場中，旗幟都是絕對有可能出現的物品，我們在教科書上學到這些事件時，也許會看到一些插圖，但大抵沒有幾張會展示旗幟的。即使有旗幟的圖像，頂多只是作為戰爭場面圖畫的背景，以幾個色點的樣貌呈現，更遑論有機會看到實物。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這十七件藏品，由於入藏年代比較清楚，我們幾乎可以認定它們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旗幟和織品；而恰恰由於它們並非精美的藝術或工藝品，這種歸類為「中國旗幟」的藏品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在內的博物館都是比較少見的。

根據館藏記錄，這批旗幟和其他織造品是英國海軍人員在中國歷次參與軍事行動時從中國帶回英國的。博物館能夠提供的資訊，往往就是按照「據說是某人在何處參與軍事行動時取得（acquired）」的格式書寫，有時甚至連「取得」這個動詞也付諸闕如。比較清楚的是，這些旗幟之所以會入藏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是有一定的歷史背景的。本文集作者之一、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館員亞倫·賈弗（Aaron Jaffer）提醒我們，敵人或戰敗方的旗幟，是最具象徵意義的戰利品（war trophy）。不過，由於一直到晚清之前，中國都沒有正式的國旗，英軍在戰場上掠取到的，不能說是「國旗」，而是清代水師和八旗將領使用的旗幟，還有一些繡或畫有中文字、祥龍或其他圖案的旗幟。我們可以想像在當時混亂的情景中，英軍隨手抓到一批看來都像旗幟的織品，拿回祖家，有些呈獻（presented）給格林威治醫院的展館（海事博物館的前身）；有些原先留存在私人手裏，輾轉又送到公營機構；而那把繡工精美的羅傘，更曾呈獻過給維多利亞女皇，不過後來又送回給格林威治醫院（詳見周瑤整理表格）。這些簡單的入藏記錄至少讓我們知道這批藏品不是後來偽造的，而是當時亦即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就存在的。這個認識，是我們研究這些物品的重要出發點。

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這些簡單的入藏記錄也許不足以回答「誰人在何時何處取走」的問題，但這些旗幟和織品是實物，是研究清朝禮儀和國家象徵的樣本，通過分析其材料與工藝，我們了解到，當時生產和使用的旗幟雖然樣式大體相同，但也有不少小異之處。正如楊彥立的論文指出，《大清會典》提供的各色儀仗和軍隊使用旗幟的規定，不錯有大概的尺寸和圖案，但當時的旗幟並非統一量化生產，材料和工藝都頗有差異，旗上的龍長成什麼樣子，在細節上也有不同。吉辰利用晚清的文獻，指出清朝官方頒佈的海軍旗幟圖樣前後不同，認為無論是三角龍旗還是長方龍旗，實際使用的海軍旗的圖樣都相當不統一，有些甚至顯得有點稚拙。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同仁曾走訪過國內數家博物館，初步發現藏有三角黃龍旗的博物館只有幾家，而同時藏有三角黃龍旗和長方龍旗的，則只有中國國家博物館，但有關資料亦相當有限。由此可見，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的這批藏品，儘管直接相關的資料也不多，但仍屬十分難得的實物，供研究者參照。

李文杰從英國國家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中，析出清政府制式旗幟使用及變化的一些過程，指出清政府使用的海軍旗、商旗、國旗，是從清朝皇帝使用的黃龍大纛旗修改演變而來，並非簡單的外來因素移植；但與此同時，晚清制式旗幟的出現，也往往是中外交涉過程中外力推動的結果。我們不應忽略的是，禮儀制度和象徵符號的變化，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內外有差，新舊並行。姜鳴的文章集中討論清末海軍的將旗，指出時至 1909 年，將官的軍銜和將旗趨於成熟，旗角的龍式與清朝國旗一致，將旗的等級以五角星來標識，只是此時已離辛亥革命不遠，將旗的配發和實際應用，尚未見詳細記載。¹ 真正讓旗式發生裂變的，應該是走進共和的時代，新政體明顯不可能容忍象徵皇權的黃龍，但用什麼來取而代之，民國成立之初中外人士都有許多意見，趙立彬的文章便給我們舉了好些例子。

在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藏的這批旗幟當中，有四面是有文字的，對於更習慣使用文字史料的我們，無疑提供了一些線索。其中，分別寫有「綏遠侯神蠹」和「陳」字的兩面旗，情境性資料相當有限，與會者看法莫衷一是，我們暫時也不勉強做出什麼結論。至於寫有「天后聖母」同時又繪上一個男性神像的那面旗，在博物館的入藏記錄中，說是海盜「十五仔」的旗幟；而那把繡工十分精緻的華蓋，入藏記錄則說是「中國將領黃開廣」的，兩個人物在歷史上的確是「兵捉賊」的關係。但即使如此，在茫茫史海中，我們如何能夠「證明」這兩件沒有寫明擁有人的織品，分別屬於「十五仔」和「黃開廣」呢？我們清楚的是，這兩個名字在兩次鴉片戰爭之間中英交涉的許多文獻中曾頻繁出現。經過許多「考證」，雖仍然難以證明物主的身份，但似乎可以推論的，是在英文的記錄中之所以把這兩件物品說成「是」十五仔和黃開廣的，對標榜英軍的戰績十分有用。這樣的「說法」使這兩件物品「增值」，並成為日後誰是物主的一種憑據（見程美寶文章）。

¹ 需要指出的是，在楊彥立、吉辰和李文杰使用或參考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這批實物藏品為 2018 年的會議撰寫專題文章之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施愛東在其《中國龍的發明：16—20 世紀的龍政治與中國形象》（北京：三聯書店，2014）第四章「哀旗不幸，怒旗不爭：大清龍旗 50 年」已根據文獻材料扼要地論述了晚清龍旗的流變。2022 年，參與本次會議的姜鳴先生，又結合文獻、圖像和本書討論的這批藏品和其他實物，撰寫了〈清末龍旗研究——以文獻、圖像和實物為中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2 年第 4 期）一文。

至於那面寫有「粵軍第一師師長李」八個大字的旗幟，按理應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粵軍第一師師長李濟深的，難道不是？可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的藏品資料謂這面軍旗是在 1926 年截獲的，而「粵軍第一師」在 1925 年便因改組而至少在名義上不復存在。我們當然可以推測這面旗可能是「舊」的，但朱志龍從中英文檔案的蛛絲馬跡中看到，它也有可能是「偽冒」的，因為在當時某些情況下，偽冒這面李師長的軍旗，能發揮一些特殊作用。由此可見，圖未必就能證史，字也不等於能夠為憑。

英國皇家海軍在十九世紀中至二十世紀中期間從中國帶回祖家的，當然不止這些旗幟和織品。該館館員亞倫·賈弗和斯圖亞特·布萊（Stuart Bligh）的文章，介紹了許多曾在中國服役的英國海軍捐贈該館的文獻和物品，包括航海日誌、筆記、家書、照片、油畫、海圖、勳章、漆盒、船模，甚至一枚中國的炮彈、一把日軍的太刀。這些物品既如旗幟一樣涉及戰爭，但也反映了軍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和本地百姓相處的點滴。要明白為什麼英國海軍會在中國留下這許許多多的足跡，便得了解英國皇家海軍 1841 年至 1939 年間在中國沿海的部署，這在鄭智文的論文中十分詳細的論述。

對於修復人員來說，這面或那面旗幟到底是屬於李軍長還是十五仔的，並不那麼重要，它們最重要的特性，在於它們按材質分類皆屬「織品」（textile）。無論什麼藏品轉到他們的部門，都會得到一視同仁的悉心護理。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的高級織物文物修復員妮古拉·耶茨（Nicola Yates），在該館服務多年，這批中國旗幟和織品就是她和她的工作團隊多年來利用與時並進的技術修復和保養的。也就是在嚴格按照專業倫理和守則修復文物的過程中，文物的年代信息得到進一步的挖掘。這些相對客觀的文物信息，是歷史學者將文物和文獻結合研究進一步解說和詮釋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如果連該面旗幟的材料和工藝的生產年代也無法確定，學者如何能作下一步的分析和推論呢？

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藏的中國文物，較諸其他歐美藝術或綜合博物館而言，數量和精美程度都無法同日而語，所謂的「中國文物」（Chinese objects），在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龐大的藏品量中本來就微不足道，由是信息有限，也不足為怪。但這批「中國文物」最顯著的特色，在於有不少物品來自英國皇家海軍人員。這些由不同軍階和背景的外國海軍人員從世界各地帶回祖家的物件，如果一直留在家中，也許會成為家庭的珍藏，也許會被轉手、拍賣、遺棄，最終流落到

與物品和物主毫無關係的人的手中。也有像這十七件織品的，被直接或間接轉贈或寄存在公營博物館，然後被分類、歸檔、修復、保存。有幸能配合某個主題說出個故事來的，便會被放到展廊裏展出，否則就長年置於倉庫，不見天日。早期的博物館被調侃不過是「珍品飾櫃」(cabinet of curiosities)，後來博物館愈趨專業，研究人員盡力搜羅資料，務求為每件文物增補更多信息。這十七件織品本來是散落在不同時日、不同空間的單件，入藏博物館後，逐漸用「中國旗幟」(Chinese flags)的名目將其中十六件統稱起來，而那件本不屬於「中國旗幟」的「華蓋」，也因為既屬於中國織品並在史事和人物上有所關聯，經常與旗幟相提並論。²

如果要問這十七件中國織品到底對我們學習歷史有什麼啟示，可能就是當我們在背誦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庚子事變、軍閥割據等史事的人物時間地點原因經過結果時，還不要忘記，在這一個又一個的戰場上，曾散落了許多物品。它們大部分被淹沒在烽火和泥沼之中，有極少量被撿拾了，變成我們可茲利用的史料，但在我們拾起來用以重組過去的時候，得先弄清楚它們「是」或「不是」什麼，有助解答什麼問題，能帶出什麼我們沒有想過的問題或事實。歷史是過去，逝者如斯，一去不返；但用以研究歷史的歷史學，則要求我們不斷地問：「過去真的是如此嗎？」換一個說法，就是：「記下來的過去還有另一些可能性嗎？」歷史學，從來都不是把答案硬塞到我們的腦子裏的神話，而是要求我們學會提出問題，學懂明辨慎思的學問。

2 近三十多年有關「物」文化意涵的論述，當數 Arjun Appadurai 主編的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一書最為人樂道。

Introduction: Lessons from Examining Seventeen Textile Artifacts

May Bo CHING

The kind of history presented in most textbooks tends to follow a certain expository pattern: Such and such event happened on a certain date, and such and such were the causes, the course of events, the results, and the implications, etc. Such rigidity often makes many students lose interest.

To make textbooks less tedious, pictures and figures are inserted, along with captions which nonetheless tend to be written in an unquestioning tone. For example, certain pictures of equivocal origin could be included and captioned as the Song dynasty's Emperor Bing or the Ming dynasty's Hongwu Emperor. As students attend the class, they might find such historical tales dull, so they start to doodle on the figures, adding a moustache here and a beard there. As such, another "history" class draws to a close.

Not wishing to bore students to death, we historians in recent times have tried taking them to museums to offer them a more visceral experience of history. The exhibits in museums often come with descriptions which help enrich our knowledge. Lately it has also become fashionable for museums to offer "immersive" activities, which allow visitors to step into the sho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One might find himself ador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while posing in front of a virtual background of a palace. In this case, guys were transformed into barons and girls into princesses—It feels real, therefore it must be real. It gives one a sense of authenticity to be convinced that this must be the historical fact.

This notion of "fact," however, is often problematic. Taking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and students' level of comprehension into consideration, textbooks tend to be simplified as black-and-white statements, but we historians are obliged and well-equipped to question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claimed as the "fact," in order to better discern truths from myths, lest we become entrapped in our own illusions.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hereafter NMM) in Greenwich, UK, has amongst its collections seventeen Qing- to Republican- era flags and textile objects, which inspire us historians to rethink the many truths and myths pertaining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collection, which comprises mainly Qing-era flags (see the table compiled by Zhou Yao), mostly dates back to the wars and armed conflicts that broke out in China from the mid-nineteenth to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tales of which have since become rather

鳴謝

本論文集得以完成，首先須感謝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楊琪館長的信任。在該館的支持下，委託我在 2018 年 12 月 6 日至 7 日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組織「威權的象徵：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藏中國旗幟學術研討會」，邀請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和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館員，內地、香港及澳門的學者，共同探討這批旗幟和織品的歷史。與會者基於各自的專長，為會議撰寫文章，並惠允在此論文集出版。其中，姜鳴的文章，曾於 2019 年第 5 期的《軍事史林》刊登，而吉辰及本人的文章，亦曾在 2020 年第 3 期的《學術研究》出版。

為使本論文集得以順利出版，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的館員 Beatrice Okoro 及 Aaron Jaffer 曾多番聯繫，妥善處理版權事宜，讓我們免費採用由該館提供的全部圖片，在此須特別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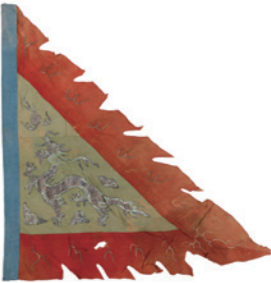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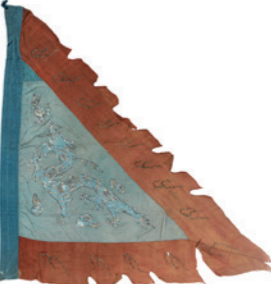
在編輯論文集的過程中，四篇英文文章皆由我的博士生陳瑩女士翻譯成中文，中文導言乃由謝基信先生翻譯成英文，並經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英文編輯楊安琪小姐潤飾；陳瑩還承擔了許多編輯和聯繫工作。在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人員赴英國交流時，由時任副館長黎淑瑩、館員周瑤和楊彥立主力組織，並得歐冬紅博士予以協助。在香港舉辦學術會議，得到澳門大學茅海建教授特別光臨與點評，為會議增色不少。籌辦會議期間，得學系職員夏麗珍女士操持各種事務，並得研究助理謝欣女士及博士生 Edijana OBIAKPANI-GUEST 協助。如今，陳瑩和 Edijana 皆已畢業，應稱為博士了。本論文集最後順利出版，尤得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兼總編輯侯明女士、副總編輯黎耀強先生的鼎力支持。謹在此向上述諸位一併致以由衷的謝忱！

編者 程美寶 謹識
2023 年 3 月 31 日

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藏中國旗幟 基本情況





周瑤 整理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

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藏十七件清代和民國旗幟和織品，大多與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在中國爆發的戰爭和軍事衝突有關。下表乃根據該館的入藏記錄及官方網站（<https://collections.rmg.co.uk/collections>）、「海軍數據」（“Naval Database”，<http://www.pbenyon.plus.com/18-1900/H/02313.html>）、[http://](http://dreadnoughtproject.org/tfs/index.php/Edward_Hobart_Seymour)

館藏編號及英文名稱	年代	樣式及圖案	大小	材質及製法	藏品來源、相關人物和事件	圖樣
AAA0518 Imperial Chinese junk flag	約 1842	三角形，兩邊圍以紅色鋸齒狀邊緣，一側配有藍色棉質杆套。中心部分以素色編織絲綢製作，圖案為金銀色四爪龍，左上角有吐珠，周圍繞以祥雲。	1535 x 1195mm	絲、棉，手縫	原屬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羅伯特·奧利弗（Robert Oliver, 1783-1848，印度海軍首長 [Superintendent of Indian Navy, 1837-1848]）所有。奧利弗在 1800 年正式加入英國皇家海軍，1837 年至 1848 年 8 月，擔任皇家海軍駐印艦隊的指揮官。該艦隊的前身為皇家海軍駐孟買艦隊，是隸屬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海軍力量。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該艦隊提供的蒸汽輪船使得英國海軍能夠沿着中國的內河深入內陸，為英國海軍的行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奧利弗以其前往中國服役並參戰，於 1843 年 4 月獲授爵士勳章。1848 年在印度孟買去世。	
AAA0523 Imperial Chinese junk flag	約 1842	三角形，兩邊圍以紅色鋸齒狀邊緣，一側配有藍色棉質杆套。中心部分以黃色編織絲綢製作，圖案為銀色四爪龍，左上角有吐珠，周圍繞以祥雲和電光。	1312 x 695mm	絲、棉	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羅伯特·奧利弗，詳見 AAA0518	
AAA0524 Imperial Chinese junk flag	約 1842	三角形，兩邊圍以紅色鋸齒狀邊緣，一側配有藍色棉質杆套。中心部分以黃色編織絲綢製作，圖案為銀色四爪龍，左上角有吐珠，周圍繞以祥雲和電光。	939.8 x 939.8mm	絲、棉	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羅伯特·奧利弗，詳見 AAA0518	
AAA0525 Imperial Chinese junk flag	約 1842	三角形，兩邊圍以紅色鋸齒狀邊緣，一側配有藍色棉質杆套。中心部分以淺藍色編織絲綢製作，圖案為金銀色四爪龍，左上角有吐珠，周圍繞以祥雲和電光。	939.8 x 939.8mm	絲、棉	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羅伯特·奧利弗，詳見 AAA0518	

dreadnoughtproject.org/tfs/index.php/Edward_Hobart_Seymour，以及 William Laird Clowes, *The Royal Navy: a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Queen Victoria*,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mpany, 1903), Vol. 7 等圖書及網絡資料整理而成。

館藏編號及英文名稱	年代	樣式及圖案	大小	材質及製法	藏品來源、相關人物和事件	圖樣
AAA0526 Imperial Chinese junk flag	約 1842	三角形，兩邊圍以紅色鋸齒狀邊緣，一側配有藍色棉質杆套。中心部分以淺藍色編織絲綢製作，圖案為金銀色四爪龍，左上角有吐珠，周圍繞以祥雲和電光。	939.8 x 938mm	絲、棉	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羅伯特·奧利弗，詳見 AAA0518	
AAA0520 Imperial Chinese junk pennant	約 1842	以紅色、黃色的絲綢緞錦製成，縫有雲紋圖案，還有四個可能是用銀箔製成的三爻符號。	152.4 x 1016mm	絲、手縫、上色、機織物、織錦緞	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羅伯特·奧利弗，詳見 AAA0518	
AAA0522 Imperial Chinese junk pennant	約 1842	以素色織布、帶有鋸齒狀邊緣的橙色絲綢製成，近杆套部分飾有陰陽標誌、三爻符號，末端有雲和飛翔的火焰圖案	177.8 x 3403.6mm	絲，手縫，上色	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羅伯特·奧利弗，詳見 AAA0518	
AAA0519 Imperial Chinese junk flag	約 1842	三角形，中心部分以錦織雲紋綠色絲綢製作，圖案為金銀色四爪龍，左上角有吐珠，周圍繞以祥雲。	1778 x 1397mm	絲、麻、手縫、塗層、金銀箔、機織物、織錦緞，部分細節乃用墨增添	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羅伯特·奧利弗，詳見 AAA0518	
AAA0521 Imperial Chinese junk flag	約 1842	三角形，綠縐綢緞錦，圖案為金銀色四爪龍，左上角有吐珠，周圍繞以祥雲、電光，有「綏遠侯神靈」五字。	1875 x 1737mm	絲、棉、金箔貼在代赭石顏料上，部分細節乃用墨增添	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羅伯特·奧利弗，詳見 AAA0518	
AAA0554 Flag	約 1849	長方形，上方寫有「天后聖母」四字。旗上繪有一個坐在神獸上的人物，手持一面八卦，據說即紫薇大帝，是玉皇大帝的四大助手之一。他背後立有一根柱子，旗端畫有數隻蝙蝠，象徵福氣。旗幟右側配有藍色棉布杆套，應該是後來加上去的。	2209.8 x 2844.8mm	以平織棉布製作。圖案以油性顏料上色，輪廓則以黑色的顏料或墨汁勾勒，	據說是海盜「十五仔」的旗幟。1849年10月20日，十五仔帶領的共27艘帆船的船隊，在由約翰·海上校（Captain John Charles Dalrymple Hay）和「黃上將」（Major General Hwang）指揮的中英聯合軍事行動中，遭受沉重打擊，十五仔成功逃脫，但其船隻和旗幟則被燒毀。	

館藏編號及英文名稱	年代	樣式及圖案	大小	材質及製法	藏品來源、相關人物和事件	圖樣
AAA0547 Parasol	不晚於 1857	華蓋整體呈圓柱狀，圓形頂蓋以亞麻製造，圍幅以三塊紅色絲綢層層連成，以絲線和金線密密麻麻地繡上各色花樣。每層圍幅的底端都圍有一條黑色緞錦絲帶，較低的一層更加上了長長的絲穗。此外，華蓋外還繫有兩條白色的、鑲邊的絲質飾帶，蓋頂中部則有一個套子用來撐傘杆	頂罩：1370 x 820mm 罩上旋鈕： 76.2 x 50.8mm 桿： 203.2 x 482.6mm 垂幅： 1397 x 711.2mm	絲、麻、金線、 金屬亮片	據說原屬時任瓊州總兵的黃開廣。與這一華蓋相關的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為查理斯·福賽斯蓋爾上校（Charles Codrington Forsyth, 1810-1873）。1826年12月18日，他正式加入英國皇家海軍。1854年12月13日，他成為皇家海軍軍艦大黃蜂號（Hornet）的指揮官，並參加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7年6月1日，中英雙方在佛山涌交戰，福賽斯蓋爾率領大黃蜂號打敗了瓊州總兵黃開廣率領的清軍，黃開廣被英軍俘虜，此華蓋可能是在戰敗後被英軍作為戰利品帶回英國的。1858年，華蓋由維多利亞女皇贈予格林威治醫院。	
AAA0727 Chinese flag	1857	長方形，用奶白色緞子織成的絲綢製成，杆套用素色織亞麻製成。圖案為一隻綠眼、帶翅的飛虎持着閃電，四邊圍以焰舌圖案。	1574.8 x 1727.2mm	絲、棉、綢、 手縫、上色、 鍍金	與這面旗相關的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為查爾斯·費羅斯（Charles Fellowes, 1823-1886）。1836年，他正式加入英國皇家海軍，1855年1月21日晉升海軍少校。1856年8月至1858年3月，他擔任皇家海軍軍艦巡洋號（Cruizer）的指揮官，並參加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侵略廣州，集中火力大舉攻城，法國人率先爬上廣州城牆，幾分鐘後，費羅斯也翻越過城牆，成為第一個登上廣州城牆的英國人，並因此受到嘉獎。這面旗幟是他當時在廣州獲得的。1859年，旗幟由維多利亞女皇贈予格林威治醫院。	
AAA0559 Imperial Chinese flag	1857	長方形，用藍緞編織的絲綢製成，帶有藍色亞麻杆套，並有6套棉質結帶。圖案為一隻綠眼、帶翅的飛虎持着閃電，四邊圍以焰舌圖案。	1524 x 1701.8mm	絲、棉	與這面旗相關的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為羅伯特·約翰·勒·梅席爾·麥克盧爾（Robert John Le Mesurier McClure, 1807-1873）。1824年，他正式加入英國皇家海軍。1856年，被任命為英國皇家海軍太平洋站軍艦埃斯科號（Esk）的指揮官，並於1857年被派往中國。1857年12月，英法聯軍侵略廣州，參加戰鬥的海軍旅有三個分支，其中一支部隊由麥克盧爾率領。12月29日，英法聯軍集中火力大舉攻城，並爬上廣州城牆。這面旗幟是麥克盧爾在英法聯軍侵略廣州時獲得的。	
AAA0552 Taiping Flag	1862	長方形，由素色織布和奶白色絲綢製成，四邊圍以紅色的絲製條帶，上方邊緣帶有杆套。旗幟中央有一紅色大字「陳」字，可能是太平軍領袖之一「英王」陳玉成的旗幟（譯者按：關於此旗是否與陳玉成有關，請見本書導言）。「陳」字的四周環繞着大量的佛教符號，顏色悅目。圖案繪在單面，後面亦可見。	3098.8 x 3225.8mm	絲、上色、手 縫	與此面旗幟相關的是英國皇家海軍炮艇耐勞號（Hardy）在1862年5月10日參與英、法連同清軍從太平天國手中收復寧波的戰鬥。據博物館入藏記錄，這面旗幟來自英國皇家海軍少將華特·斯圖亞特（Walter Stewart, 1841-1896）的後人。斯圖亞特在1861年12月10日晉升為海軍中尉；1869年5月13日被提升為中校，惟關於斯圖亞特如何獲得旗幟則資料不詳。	

館藏編號及英文名稱	年代	樣式及圖案	大小	材質及製法	藏品來源、相關人物和事件	圖樣
AAA0561 Imperial Chinese naval ensign	1866- 1888	三角形，以黃色絲綢製作，五爪龍和太陽圖案以各色絲線用手工繡製，配以一個棉質的杆套。	889 x 939.8mm	絲、棉、機縫、刺繡	與這面旗相關的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為倫納德·安德魯·博伊德·唐納森 (Leonard Andrew Boyd Donaldson, 1875-1956)。1889年，他正式加入英國皇家海軍，1909年12月31日被擢升為海軍中校。1910年3月12日至1912年4月10日，他在皇家海軍駐華艦隊蒙茅斯號 (Monmouth) 軍艦上服役。據說這面旗幟由唐納森獲得，但旗幟的時期應早於其在中國服役的時間，有關其如何獲取該旗幟的資料不詳。	
AAA0459 Naval ensign, Imperial China	1898- 1911	長方形，以機器縫製的羊毛布料製成，旗上縫有染色棉布做成的五爪祥龍圖案，摸起來還有手工縫製細節的添加物。龍的牙齒、角和爪用白色棉布製成，龍的眼睛是用黑色的毛布做的。	1143 x 1778mm	羊毛、棉、毛布、機縫、手縫	這面旗幟由英國皇家海軍上將休·沃森爵士 (Hugh Watson, 1872-1954) 贈與格林威治醫院。沃森在1885年正式加入英國皇家海軍。1902年5月6日，他被任命為皇家海軍軍艦象泉號 (Sutlej) 第一中尉，不久便被派往駐華艦隊服役。沃森是這面旗幟的捐贈人，但獲取旗幟的人應是曾指揮八國聯軍侵華的英國海軍元帥愛德華·荷伯特·西摩 (Edward Hobart Seymour, 1840-1929)，其如何獲取該旗幟的資料則不詳。 這面旗幟與皇家聯合服務博物館 (Royal United Service Museum) 所藏之「中國旗」(Chinese Banner) 非常近似。據該館目錄，該旗是「在1900年6月指揮八國聯軍的英國海軍部隊在大沽砲台取得的」，後由海軍上將愛德華·荷伯特·西摩送贈。	
AAA0527 Chinese False Colours Flag	約 1926	長方形，旗幟整體以機器縫製。有青天白日圖案和「粵軍第一師師長李」等字樣。圖案和字是用類似蠟染的防染工藝染色的，因而在藍底的布料上呈白色。	小旗：177.8 x 241.3mm 大旗： 939.8 x 1003.3mm 整體： 1193.8 x 1066.8mm	棉、機縫、蠟染	這面旗幟是1926年皇家海軍軍艦內薩斯號 (Nessus) 的 J. A. H. 亨特 (J. A. H. Hunter) 中尉在廣州從一艘中國海盜汽艇上取得的。它可能是海盜船所用的假旗，過去的海盜船常常懸掛假旗，以便偽裝起來接近其他船隻，但亨特的個人履歷及其如何獲取該旗幟的資料不詳。	